

北史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北史演義

下

〔清〕杜綱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史演義卷四十四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四卷

私靜儀高澄囚北 逼瓊仙仲密投西

話說高王怒世子放縱。召其夫婦同歸。欲行廢黜。猶惜其才美。諸子莫及。爲之轉輾不樂。一日偶至儀光樓下。高洋兄弟四人在花陰踢球爲戲。見王至。皆進前跪拜。王欲觀諸子志量。尚未發言。一內侍捧亂絲。

數縷而過問何所用對曰此織作坊棄下者王命諸子各取一縷治之高浚高淹等皆以手分理洋獨拔劍將亂絲斬斷王問何爲對曰亂者必斬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洋至是方露頭角王大奇之先是高洋內雖明決外若昏愚澄甚輕之且因其貌醜每嗤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弟兄常侍王側問及時事世子應答如流洋默無一語故王亦不甚愛之今見其出語不凡遂加寵愛私語婁妃曰此兒志量剛強聰明內蘊非澄所及可易而代也妃曰澄輔政已久朝野盡服責其

改過可耳。若竟廢之。妾以爲不可。

非徒溺愛亦於大勢有礙

未幾

世子夫婦至晉陽。欲見王。王不見。見嬖妃。妃獨召公主入。以靜儀事詰之。公主不敢隱。妃曰。歸語爾夫。父怒不可回也。公主涕泣求解。妃曰。汝且歸府俟其見父後圖之。公主歸語世子。世子知靜儀事發。大懼。次日王坐德陽堂。先召趙道德。張保財。責問世子所爲。若一言不實。立死杖下。二奴懼。遂以實訴。王怒其導主爲非。各杖一百。下在獄中。

此等惡奴殺之亦可

繼召世子。歷數其罪。杖而幽之。不放入朝。澄知身且見廢。憂懼成

疾。妻妃爲言于王。王曰。侯能改過而後復其職。妃遣使密報。疾漸愈。其後王命楊休之撰定律令。命世子主其事。每日詣崇義堂檢校一次。卽入德陽堂侍于王側。高王天性嚴急。終日衣冠端坐。威容儼然。人不可犯。以世子多過。不少假顏色。世子朝夕兢兢。唯恐獲罪。一日王晝寢。世子欲進見。妻妃求放還朝。值諸夫人在栢林堂遊玩。懼涉嫌疑。不敢前進。背立湖山書院簾幕之下。亦是世子打星照命蓋諸夫人每朝謁妻妃。過了七星橋。便下車步行。所經湖山書院芙蓉樓栢林

堂約百餘步。方至妃宮。芙蓉樓共七間。梁棟幃幔皆畫芙蓉。故以爲名。湖山書院亦有十數間。內有洞庭湖金芝亭。卧龍山奇花異草。蒼松翠栢。彷彿江南風景。又有沉香閣。高十餘丈。藏皮圖書之所。栢林堂九間。內有古栢一株。小亭一座。景極幽雅。細細敘來的是內府氣象諸夫人謁退。常在此徘徊。有盧夫人者。年尚幼。舉止頗輕佻。在院觀玩已久。因步走出。不知世子背立簾下。把簾一推。觸落世子頭上羅巾。見是世子大驚忙出簾外謝罪。世子未及回答。高王適至。見與盧夫人

對立簾前疑其相戲以致失帽大怒曰爾在此何幹

諸夫人皆驚散王將世子揮倒在地拳打腳踢無所

不至

無私而疑有私名頭不好的人在此

時陳元康最得王寵適有

事欲啟問王何在內侍言王在柏林堂毒打世子恐

世子性命不保元康聞之冒禁進入

事急矣不得不爾

果見

世子血流遍體在地亂滾王猶踢打不已於是向前

跪捧王足涕泣哀告曰父子至情大王何忍行此倘

失誤致死悔之何及王鑒其忠誠遂止元康忙扶世

子出隨王回至德陽堂王告以世子之罪元康曰大

王悞矣。世子近甚畏敬其入宮者。不過入見內主耳。況諸夫人皆在。何敢相戲。失幅定出。無心大王細察。定知臣言不謬。且朝中權貴橫行。非世子高才。無以制之。王何逞小忿而亂大謀。以大計曉之故言易入王曰。卿言良是。吾性嚴急。不能止也。元康曰。王自知嚴急。今後願勿復然。王不語。及入宮訪諸衆夫人。皆言並無相戲之事。怒乃解。然猶未肯遣其入朝也。婁妃以世子屢觸父怒。通信高后。勸帝召之。及帝命下。王遂遣之。仍令輔政。臨行。夫婦拜辭。王戒公主曰。汝夫倘有不

謹必先告我。又以道德可赦保財姦巧。必欲殺之。妻
死以保財之妻。乃舊婢蘭春從幼貼身服侍。卽前此
嫁王蘭亦有功。不忍殺其夫。因言之于王。亦赦其死。
妻妃勸赦保財
猶是婦人之仁令每月錄府中事以報。隱而不報。必
斬主僕皆凜凜而去。於是世子歸朝。絕迹崔氏之門。
勵精爲治。政令一新。朝綱肅然。王聞之大悅。時四方
少定。東魏改元武定。大赦天下。高王出巡晉肆二州。
直至邊界。遣使蠕蠕國。誑稱宇文泰謀殺蠕蠕公主。
其下家者皆疎屬遠親。並非貴王。若肯與吾邦通好。

則天子當以親公主下嫁。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

借高王用間正好補敘西事牽連無迹

先是乙弗后廢爲尼。降居別院。

郁閭后猶懷妬忌。文帝不得已。乃以次子武都王爲秦州刺史。后隨之而去。帝思念常切。密令蓄髮。隱有追還之意。大統六年。忽報蠕蠕舉兵來侵。衆號百萬。前鋒已至夏州。聲言故后尚在新。后不安。故以兵來。羣臣震恐。帝亦大懼。乃遣中常侍曹寵賁刺秦州。賜乙弗后白盡。后見勅。泣下沾衣。謂寵曰。但願天下常寧。至尊萬歲。妾雖死何憾。遺語皇太子。言極淒楚。左

右皆感泣。遂飲鴆。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二歲。

可憐

寵復命。帝默然傷感。鑿隴葬之。號曰寂陵。其後蠕蠕

公主懷孕。遷居瑤光殿。宮女侍衛者百餘人。忽見一

美婦人。后妃裝束。盛服來前。問宮女曰。此婦何人。左

右皆言不見。后遂驚迷。如此者數次。人皆知乙弗后

爲禍也。將產之夕。又見此婦在前。產訖而崩。所生子

亦不育。

無故逼死乙弗后。安得不求計命此乃一定果報。

故高王借此離間。

蠕蠕果怨西魏。遣使東魏。願求和親。王奏之。朝帝乃

于諸王宗室中。選得常山王元際之妹。姿容端麗。封

爲蘭陵公主下嫁蠕蠕武定元年蠕蠕遣使來迎帝
厚加贈送公主逼晉陽歡又贈奩二百餘萬以國家
大事親送之樓煩郡北乃歸泰聞之大懼因思賀拔
勝之兄賀拔允在晉陽可結以圖歡不能明鎗相刺
思用暗箭射之
譎智人往
往如是乃私語勝曰高歡國之賊亦公之讐也吾
聞可泥在彼雖爲太尉亦鬱鬱不得志公何不招之
西歸倘能乘間誅歡爲國除害此功不小公以爲然
否勝曰兄之從歡非本心也以公意結之斷無不從
泰大喜勝卽寫書寄允囑其暗害高王乘亂奔西允

得書大以勝言爲是。遂起圖歡之意。一日王赴平陽遊獵。召允同往。允執弓矢以從。王至平陽城外。見青山滿目。麋鹿成羣。令軍士列圍而進。親自射獸。諸將皆四散馳逐。允獨乘騎在王後。暗想乘此左右無人。若不下手害之。更待何時。於是拽滿雕弓。照定王背射來。那知用得力猛。弓折箭落。左右見者大呼曰。賀太尉反。王驚顧。亦大聲呼之。允方棄弓以刃相向。諸將齊上擒之下馬。變生不測一時忙亂寫得四面都到王問允曰。賀卿何爲反。允曰。今日弓折乃天意也。夫復何言。遂囚之。

遂歸晉陽。議允罪。諸將請戮其全家。王念故情。殺之。
而赦其二子。時高洋年十五。王爲娶婦。右長史李希
宗有女祖娥。德容兼備。遂納爲太原公夫人。百僚皆
賀。成婚之後。夫人見洋體暗中有光。怪而問之。洋曰。
由來如此。故常獨寢。汝勿亂傳。自後侍女皆令外宿。
獨與夫人寢處。蓋洋以次長。父常譽之。恐兄有忌心。
故每事謹退。示若無能。人盡笑其愚。唯高王深知之。
命爲并州刺史。楊遵彥爲之副。要曉得高氏諸子皆
聰俊。詳明洋之異徵兼敘諸子聰俊隨手帶挈全不費力高浚幼時出遊外府。

見祭神而歸問其師盧裕曰人之祭神有乎無乎裕曰有浚曰既有神其神安在裕不能答高洙八歲王使博士韓毅教其學書毅見洙書不工因戒之曰五郎書法如此日後尚宜用心洙答曰我聞甘羅十二郎爲秦相未聞能書何必勤勤筆墨博士當今能書者何爲不作三公毅甚慙高氏諸子皆以聰明自矜事畧自表異其他皆若憤憤也然後日大業卒成于洋可見聰明不貴于露而貴于藏也世子于諸弟中尤愛浚請于父授職于朝官爲儀同三司朝夕相隨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御史中丞高仲密以建

義功身居顯職。寵任用事。其妻爲侍郎崔暹之妹。夫婦不睦。鄉城李榮有一女年十八號瓊仙。生得容貌無比。仲密聞其美。欲娶之。其家不肯作妾。必爲正室方允。仲密乃出其妻而娶瓊仙。崔氏氣憤而死。暹由是怨之。又仲密爲御史。多私其親黨。世子以任非其人。奏請改選。仲密疑暹讒搆。亦怨之。先是世子於鄴城東山建花庄一座。極宮室之美。內有五六處歌臺舞榭。十餘處珠館畫橋。四季賞玩。各有去處。燕遊堂宜于春。臨溪館宜于夏。疊翠樓宜于秋。藏香閣宜于